



龙人作品集·乱世英雄系列

乱世 猎 人

龍人 著

真格陆

龙人著

乱世猎人

卷之十六

乱世英雄系列

人 物 介 绍

蔡 风：北魏第一刀——蔡大将军之子，资质天生，本性忠厚善良，身怀天下绝世剑招“黄门左手剑”，因初涉江湖，无意中诛杀了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之子，顿被整个北方义军视为大敌，故此名动天下。

蔡 伤：师出禅门，以释道大小无相神功，催发天下第一刀式“怒沧海”，名震天下。久经沙场，稀有败迹，却因种族歧视，在南北两朝大战之时，得不到援兵，大败而归，引来灭门之灾。

黄 海：蔡门家将，数百年间能将“左手剑法”练到出神入化惟此一人，因其本性与世无争，故此离开师门，后却得其师妹之助，明白师门之秘，成立“同心会”（破魔门），被人视为剑道宗主。

尔朱荣：鲜卑族中第一家族之主，名将数千，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手，后却因与变为毒人的蔡风交手，

不分高下，便在达摩入主中原之时，将魔道最高的武学“天魔册”译出，被十大魔宗视为魔主。

田新球：一位在逆流中突出的魔道人物，其身怀的魔学、毒术堪称绝世无双，号称“金蛊神魔”。江湖新秀蔡风为救红颜知己在大柳塔战役中误入圈套，被其所虏，以万毒刺激蔡风体内的潜能，又以“熬鹰之法”使他变为一个拥有自己毅志却又忠心不二的毒人。

凌能丽：蔡风的红颜知己，大柳塔战役中因蔡风失踪，便立志习武，得到蔡伤之助，拜五台老人为师，服下蔡伤所制的禅门灵丹，终至大成。

凌通：凌能丽之弟，一位天生剑才，本性机灵古怪，后机缘巧逢，练成了传说中剑道之巅的至高武学——移岳诀！

葛荣：蔡伤的师弟，一位胸怀雄心壮志之人，成立葛家庄，势力遍布江湖，又以独特的手法，通过经商聚财和收集天下各方信息。

万俟丑奴：南朝义军中身坐第二把交椅之人，与黄海同出一门，在剑道上成就非凡。

尔朱追命：尔朱家族第三高手，因与十二死士在雪原伏击黄海而死在万俟丑奴与黄海联手而发的雪天剑

网之下。

石中天：一位被公认为天下智慧至高之人，在蔡氏灭门之时，用智慧救出了蔡伤之子。

铁异游：蔡伤十大家将之一，因蔡府被灭，隐姓埋名，以“尤一贴”之名在江湖中行医寻主。

刘瑞平：一位身出世家的千金小姐，同时也是位与天下第一武学关系密切之人，因无意中救了身受重伤的蔡风，便被其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后经种种曲折，终成为蔡风的红颜知己。

陶弘景：绝世神医，天下间惟一能解金蛊神魔田新球所施万毒之人。

武帝萧衍：南朝之帝，身怀绝世武学，却因娶了黄海师妹为妻，与黄海结下夺妻之恨。

破六韩拔陵：北魏义军首领，智勇并存，却多次栽在一位初涉江湖的少年之手。

杜洛周：“葛家十杰”之首，隐姓埋名，混入义军，却因其身怀野心，不为葛荣所用，最终死在葛荣所设的妙计之中。

游 四：“葛家十杰”之四，本性善良，计谋百出，得到葛荣重用。

胡秀玲：北魏太后，蔡伤的初恋情入，后因与蔡伤私奔，

便用“以假乱真”之计脱身，不想却被魔宗利用，导致蔡伤身受重伤。

元叶媚：元府千金，自幼订亲，这位使蔡风一见钟情的少女，无意中被蔡风所救，而被他的智慧与气质深深吸引，使其徘徊在爱情与亲情之间。

长孙敬武：元府家将，也是导致蔡风涉入江湖之人。

彭连虎：南朝第一刀郑伯禽之徒，但其资质天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南朝立下汗马功劳，终得武帝萧衍重用。

尔朱兆：尔朱家族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高手，他智才双全，深得尔朱荣的器重。

三子：太行山猎人，蔡风的童年好友，跟同蔡风在大柳塔战役中被田新球所虏，却经数劫而不死，后终成一代高手。

第一章 死里逃生

黄海和尔朱荣不得不承认，在心计方面比之石中天，自己等人皆要稍逊一筹。

若非石中天想要得到绝情——即如今恢复神智的蔡风，又极力对付萧衍，只怕他的身份永远无法揭破。

尔朱荣早就隐隐感觉到南朝的魔门不简单，只凭祝仙梅和韦睿诸人，根本就不可能与他分庭抗礼，若是没有强硬的后台，一定不敢与他如此公然对立。

金蛊神魔也是个聪明人，更是个心计深沉之人，只凭祝仙梅，只怕也不金让他倒戈相向，反助阴癸宗与花间宗，若说南朝的魔门还有一宗支持天邪宗，那才能够说得过去，也只有石中天方可慑服金蛊神魔，让南朝魔门归心。

石中天一天未死，尔朱荣的剑宗就一天不可能控制南朝的魔门，甚至金反被石中天所控制也有可能，因为石中天这个人的确太可怕了。

△ △ △

△ △ △

△ △ △

林间的埋伏极多，似乎潜藏着千军万马，这里的雪厚，林密，倒也是一个极好的伏击之所。

慈魔也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但他并不急于知道，他只需知道那是敌人即可。

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是自己的敌人，就只有一个结局——死亡！绝对没有任何人情可讲，也不必讲什么人请，这是慈魔的生存原则！他知道众苦行者来自吐蕃，但面前扑来之人绝非来自西域，而是中原之人。

慈魔并不知道中原有什么敌人，或许这些人是枪王抑或碎天一伙的，他有些恼怒对方一而再、再西三地找他麻烦，摆明要跟他过不去。

费天已经好久来曾出过手，初出江湖就被人困着饿了两天，对方又是些修行的和尚，真可谓被激得鬼火直冒，心中暗想：“他奶奶的，老子这一辈子见不得和尚，见和尚就倒霉！”

费天虽然对这些苦行者没有办法，但面对这群相继扑来的人，却根本就不放在眼中，但见他身若游

龙，两手幻化成无数道魔影，见人就抓，见物就击，他本身几乎刀枪不入，根本就不怕那些废铁般的兵器，而这些人之中哪有慈魔那般可怕的钝木刀？

一时之间，对方竟被杀得毫无还手之力。慈魔本无心恋战，但见费天如此勇悍，其战意也跟着狂升，黑木钝刀每一击都带着雷霆暴响，若闷雷滚过，杀机无限。

被刀扫中之人，无不骨折兵断，即使不死，也会被震得飞跌而出，无人可以挡得住其雷霆一击。

树林之中，一时血雪溅飞，红白相间，变得一片凌乱。

这些人哪里想到慈魔会如此神勇，本想这六天来，慈魔即使不死，也会饿得奄奄一息，有阵前的那几道连环机关便足以应付，又哪会想到，慈魔不仅没有饿得奄奄一息，甚至比六天前更为可怕，这的确足够震慑所有的围攻者。

“嘛——呢——叭——咪！”一阵闷雷般的声音滚过虚空，有着巨杵般击在众人的心头。

慈魔和费天的动作同时缓了一缓，随即有两道强横无比的气劲向他们击来。

慈魔想也不想，黑木钝刀一横。

“轰！”“轰！”两声沉重的闷响，惊得林间野鸟四散而飞。

慈魔的身形禁不住倒滑而出，在洁白的雪地上拖出两道深深的履痕，犹如马车辗过一般，费天也飞退至他的身边。

慈魔与费天同时对视了一眼，都发现了对方眼中的骇然之色。

能够以这种功力念出神咒，并击出两道强劲绝伦的气劲之人，至少是尊者级别的人物，这一点慈魔心中十分清楚。

出手的，的确是两名喇嘛！

“赤尊者！黄尊者！”慈魔的眼中微微有些震撼，来人正是蓝日法王座下的黄赤两大尊者。

“慈魔，放下你的屠刀，我佛仁慈，会渡你入轮回的。”赤尊者声若洪钟地道。

慈魔曾经与赤尊者交过手，是以，他很清楚对方的实力，虽然他比之紫尊者略胜一筹，可在五大尊者之中，以紫尊者武功最弱，其他的四大尊者，一个比一个厉害，黄尊者排在五大尊者的第二位，向来极少出手，但想不到今日竟然亲自来对付他。也不知道眼前两人是什么时候赶到中原，倒让慈魔极为意外。

其实，慈魔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才是，自己如此年轻，竟然能劳动两位尊者及十二位苦行者一起赶来，他的确应该感到骄傲，显然可见华轮和蓝日是多么重视他，无奈慈魔毫不屈服，更且处处与之作对，因此华轮和蓝日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消失。而慈魔也在同时知道此次的中原之行的确没错，否则华轮也不会如此惊慌地接连派人追杀他，更如此紧张地欲置他于死地。

“佛是什么？”慈魔冷冷地问道，不卑不亢，并未被黄赤两大尊者吓着。

“佛是狗屁，天下的秃驴全都是他妈的狗屎，狗屁放了，自然就拉出了狗屎！”费天这一辈子最恨和尚，他本是天邪宗的人，隶属魔门，魔门却在百余年前被慧远的禅宗给击得四分五裂，慧远更组织了白莲社，使得魔门之人抬不起头来。四十多年前，魔门又因为白莲社及慧远的徒孙烦难而败退，再次退居幕后，这一切无不是佛门禅宗惹的祸端，因此费天对和尚和道士可谓恨之入骨，这群喇嘛也同样信奉佛教，自然勾起了他的恨意，见慈魔也根本不将佛看在眼里，禁不住大有遭遇知音之感，忍不住怒骂了起来。

慈魔竟然笑了，难得有这么一丝笑容，那是因为

费天骂得很有意思。

黄尊者和赤尊者禁不住神色变了变，十二名苦行者听不懂汉语，所以显得有些茫然，倒是那些中土汉子，听了却是强忍着笑。

“施主口出恶语，小心佛祖和菩萨让你下地狱！”赤尊者冷冷地道。

“放屁，老子正是从地狱中跑出来，专门找你们这些秃驴算账的！”费天毫不客气地骂道。

“华轮什么时候也来到了中原？”慈魔冷冷地问道。

“大喇嘛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赤尊者怒道。

“哼，很了不起吗？我慈魔当着他的面也敢骂，他有什么了不起，着真有本事，就接受我的挑战！”慈魔自信而不屑地道。

“原来你真叫慈魔，世间怎么有如此古怪的名字，慈与魔能互相并立吗？”费天有些意外地道。

“人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管它并立不并立，只要能代表某个人就行了，何必在意它叫什么呢？”慈魔淡淡地道。

“这倒也是！”费天自语道。

“慈魔，你不要执迷不悟，本尊者并不想杀生，

如果你愿意放下屠刀，我可以代你向大喇嘛和法王求情，或许可以免你一死！”黄尊者淡然道。

“我呸！我有今天，全是用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走出来的，我的一生没有半丝侥幸，也不用任何人可怜，如果你们有本事，就自己来擒下我好了，慈魔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杀自己看不顺眼的人，谁要杀我，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蓝日与华轮也不例外！”慈魔豪气干云地横刀而立道。

“好，说得好，我费天也算一份，老子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秃驴，其次便是假仁假义之辈，你们这些人不仅是秃驴，还是假仁假义的鼠辈，老子早就看你们不顺眼！”费天向慈魔身边靠了靠，吹胡子瞪眼道。

“慈魔，你真的不愿放下屠刀？”黄尊者并没有理会费天的话语，似乎是给慈魔最后一次机会。

慈魔冷冷一笑，不屑地将刀锋一摆，狂吼道：“来吧，让我再次见识一下密宗的高深武学！”

△ △ △

△ △ △

△ △ △

蔡风并不想耽搁时间，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速战

速决。

元定芳被关在财神庄之中，但蔡风并不急于知道元定芳关在何处，而是打算从头到尾，将所有财神庄的人尽歼。只要是出现的人，此刻就会立即死在乱箭之下，绝不留有余地，更不会拖泥带水！

是以蔡风等人所过之处，竟是鸡犬不留，没有一个活口，就连想逃入后院之中的庄丁也难脱死劫。

或许有些残酷吧，但对待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

蔡风的做法，的确出乎王仆的意料之外，蔡风行动之迅速和摧毁力之强，更出手他的想象之外。

这一群人完全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杀手，行动之利落和那毫不拖泥带水的作风让王仆等人触目惊心，禁不住心中忖道：“难怪葛荣能在这么短短的二十年之中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实非侥幸所致！”

庄内众人似乎知道强敌来攻，竟然没有再出现庄丁，内院之中，连半个人影都没有，一层厚厚的积雪铺成一种静谧的世界。

死寂一片，连个足印也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刚才这些人明明都是自后院中冲出来的，但怎会没有足印呢？

就连小孩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后院之中的确没有足印，半个都没有，就像是所有足印都被这场大雪给覆盖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后院之中另藏有机关。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却是后院之中并没有几栋房子，这的确很古怪，偌大的一个财神庄，若只有这几栋房子，真让人难以相信，可事实上也的确透着一种莫名的神秘。

天空仍在下着雪，但并不是太大，众人散集于后院的门口，目光游戈于雪上，只想寻得一点点蛛丝马迹。

“你们在这里等着，一切都要小心，让我过去看看！”蔡风说着伸手摘下头上的竹笠，甩了出去，身形也在同时若惊鸟一般，追逐而去。

竹笠落地的前一刻，蔡风准确无比地踏在竹笠之上。

竹笠竟着一片破浪而行的踏板，在雪面之上拖过一道浅得几乎让人无法辨认的痕迹，向那追的几栋房子靠去。

众人不由得暗暗心惊，蔡风这等轻功的确惊世骇

俗。

三子的脸上却绽出了一丝笑意，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

蔡风冲天而起，脚下的竹笠有若一朵云彩，托起他的整个身躯，斜斜落入一栋楼阁之中。

蔡风的行动并未曾触动机关，即使这后院的地面之上布满了机关，也不可能对他构成威胁，蔡风就像是一片雪花，根本不会让地面承受什么压力，只是在雪面上滑行，便是有机关也没有关系。

“仆爷曾探过此地，不知初来之时，可是这个样子？”三子极为客气地问道。

“我当时潜入庄中，还未能进入这后院。”王仆道。

“哦，原来是这样，那仆爷对这后院又有什么感觉或看法呢？”三子又问道。

“依我看来，这后院之中一定布满了机关，听说曾有数股盗寇进来，而全军覆没，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机关的原因。”

三子付道：“说到机关土木之术，天下又有谁能比得上马叔呢？”不由得游目四顾，向身后的一名葛家庄弟子伸手道：“拿弓来。”

“你发现了什么吗？”王仆有些疑惑地问道。

三子点了点头，向身后众人道：“退后五步。”这才张弓搭箭，向一处看起来极为平静的雪堆之中射去。

“轰！”一声巨响，雪底之下似乎起了一阵翻天覆地的变化，积雪四散而飞，犹如有一条狂龙翻涌于其中。

地面之下，箭雨蜂涌而出，向四面纷射，众人早有准备，何况又是在院墙之外，根本不能造成伤亡。

三子大弓一挥，那飞射而至的劲箭竟然尽数被绞碎，但他却并未停手。

雪层被翻开，埋于雪下的景况一目了然。

三子不再迟疑，身形再次退出后院的门外，劲箭道发，却是射在门口不远处。

“哧哧……”一阵轻响，一柄柄尖长的利刺自雪底冒出，若探出头的春笋。

众人禁不住骇然，刚才若是不明就理地踩进去，不被捅死才怪。

“哼，这点小机关想难住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三子不屑地道，同时箭矢自他手上连发，或远或近，但每一箭皆能使地面发生一些变化，有网，有